



热草

□童鸿杰

一大早,朋友从梅山回来,送了我一筐西瓜。

也许是为了保鲜,西瓜上还盖了一把青草。草显然是刚割的,闻起来有淡淡的清香,一下子就把我拉回了童年,拉回了乡下。

小时候,到了这个季节,父亲干活的山岙里,到处都是绿汪汪的野草。它们一坡坡、一岭岭、一茏茏、一丛丛地集合着,好像在开会,又好像在放哨。草的种类太多了,除了眼前的芨芨草,还有飞蓬草、狗尾草、青蒿草、蕨蕨草。每天清晨,很多草尖上的露珠,在太阳下闪闪发亮。

山岙里,有一条笔直的水道,那是用来引水灌溉农田的。水道里,有好多“革命草”。这种草,一般是用来喂猪的。闹灾荒的时候,村里有人尝过它的味道,煮熟之后,泥腥的气息不会消失,还特别难吃。水道里也能看到几处水葫芦,上面总有几只大眼睛的蜻蜓在飞舞。它们一会儿侧飞,一会儿倒飞,一会儿平直不动,像一架飞机悬在半空。

水道边,是父亲的瓜田。这时节,各种杂草好像听到了召唤,一下子全都蹿了出来。它们拔着节,拖着蔓,像顽皮的孩子在宠爱他的老人面前肆无忌惮。

“拔草啦。”听着母亲的呼唤,我跑上几步,从田埂上跃起,在一片青绿的泥土上踩出了两个小脚印。

瓜田里最难拔的杂草,叫“乌作青”,那是村里人给它们的命名。那种草细细的、绿绿的,密密麻麻地长在泥土里。一手抓上去,明明感觉揪住了,一把拔起来,却只有几片叶子在手上。我再抓,再拔,用力抓,用力拔,结果还是一样的。拔草真难啊。我一边咕嘟着,一边看向母亲。母亲不像我,没拔几下就烦了。她耐着性子,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住了草根,一棵一棵地往上拔。那姿势,好像她在绣花,长长的眉毛下,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。

田里的西瓜害怕火热的太阳,母亲会拿出提前准备的稻草给它们盖上。这个时候,父亲则在稻田里准备拔“霸草”。霸草的学名叫稗草,刚长出的时候和稻秧一模一样,成熟后却比稻子长得饱满长得高。所以一等稗草抽穗,父亲就会抓紧时间把它们连根拔起,然后集中烧毁,不给它们滋生的机会。

天空湛蓝,艳阳高照,风吐着火苗,在山岙里卷起热浪。父亲站在稻田中央,脖子上围了一条毛巾,头上戴着一顶草帽。和平时不同,父亲不再光着膀子赤着脚,他穿着一套长衫长裤,脚上一双绿胶鞋,背上还有一个竹箩筐。和母亲一样,他也是认真地拔着,每拔掉一棵稗草,就会露出一丝微笑。我看见他额头上的汗珠像珍珠一样,闪闪发亮。

“打水嘞。”随着此起彼伏的喊叫,水道里的水位越来越高,那些水白花花的翻滚着,哗啦啦地流动着,好像有谁在吹冲锋号。一批批的革命草和水葫芦跟着号声,向着稻田冲来了。

父亲走出了稻田,放下了箩筐,拿起了钉耙,守在了田埂的缺口上。炙热的阳光下,他像一位穿着铠甲的将军,守护着稻田,也守护着一季的丰收。

小暑之“大”

□米丽宏

小暑大暑,上蒸下煮。

每年7月7日或8日,太阳到达黄经105°时,为小暑。《新华字典》解释“暑”为热,但这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热,而是炎热。

小暑始,入盛夏。

盛,是大,是阔,是浓;是豪奢,是饱满,是磅礴,是彪悍。它是四季里面一个热腾腾的极致。冯骥才说,夏,胜过春之蓬发、秋之灿烂、冬之静穆。我想,极致生美,大约夏暑热极,才担得起“大夏天”的称谓。春秋呢,固是旖旎、爽朗、惬意、温和,然而个性不温不凉,模糊、玲珑,不称其大,也不成其大。

小暑,虽小却盛,名字带个“小”,却处处有其大。光阴生煎,沸火滚腾,夏天几乎抵达巅峰状态,阳光一路尖叫着扑下来。地面瞬间可以着火,空气似乎一擦即燃。城门大开,鼓乐高奏,温度计的红色水银线一路飙升,37℃,39℃,甚至爆红,上40℃了。若“惹火”的太阳不隐去,救场的大雨下不来,那温度怕是要撑破玻璃棍儿,蹿将出去呢。

那种笔直的、干燥的、雄浑的巨幅太阳光啊,力量与能量都大极了。它把我们熟悉的一切物事处理得璀璨、夸张,生出一种舞台效果,亮晃晃充满陌生感。

我们甘心败下阵来,而大地却毫不迟疑地承接住,承接住这阳光,还有这酷热。只有如此豪奢的太阳、如此宽厚的大地,才能滋养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庄稼吧。

小暑的花开,有个性。栀子花,香气和颜色都牛奶般肥硕;晒不死,精神灼灼,越晒越高兴;蜀葵,越热越疯,撸串儿似的,一杆杆儿全是红的紫的花,成团成片连起来,能把夏天烧死;向日葵,心怀永远的冲动和天真,时刻昂扬,时刻虔敬,像某个时代的大无畏青年,充满殉道和献身的热情;荷,涉水而来,周身散发一种慈悲光芒,花、叶皆阔,有盛夏的饱满和磅礴境界。

在小暑天气,能支棱起身子的草类都偏巴、顽强,有刀枪不入的豪情。马齿苋犹如绿蜘蛛,脑袋从水泥地的缝隙里钻出来;绿脚丫一只只紧抓地面,肢节向四面八方伸展。车前草被隆隆的阳光碾成了一张贴地的绿皮;鸡血藤的藤沙拉拉、黏抓抓,一挨一道血印子,它们四处爬,爬得哪儿都是,外星人一样无法无天。

到了小暑,雨开始稠起来。小暑的雨是公子哥儿脾气,喜欢率性而为,做事不思谋、不酝酿,全是兴之所至。一阵瓢泼一阵倾盆,一枚雨点砸起一缕尘烟,转瞬大河流小河流。也可能一阵忽雷炮仗,闪电在天空劈开蓝色枝杈,黑云压空,白昼似夜;雨没落几点,忽而阳光暴出,霓虹跨过长天,壮美又兼旖旎,令人心醉目痴。

有时,一天都是响晴的天,到了黄昏边沿,倏忽一阵疾风骤雨,此起彼伏,花叶摇翻,檐下箫鼓追随,又叫人生一份旖旎江南之思。

烈日当头,最怀恋的莫过于重温少年时代那些暑日。星空闪亮的夜晚,门前的萤火虫提着小灯笼飞舞翩翩,在闪烁的瞬间,我们追逐着无穷的快乐。一场雨后,蛙鸣如鼓,稻花香里说丰年。是啊,酷热的小暑,自有其迷人之处。我娘爱说:暑日不热,五谷不结。没有高温,哪有庄稼的快速成长?没有暑热,哪有收获?热,自然是热,但烦躁的心,可以寄托在一声声蛙鸣中,心静自然凉。

诗人说,一年四季,无非一首精妙绝句,起承转合,严丝合缝。夏季,便是那承,承接、承担、承当、承揽和承受。人之一生,何不似年之四季?总要有轰轰烈烈一场奔跑、淋漓尽致一场拼搏,爆发出生命中一个超高节拍、一段热烈绽放。急迫、用力,乃至热烈到狂躁,都是可以理解的,谁没有经过一段“大夏天”般的青春岁月呢?

大暑小暑,当你一手撑着滚烫酷暑,一手耕耘如歌人生;这大热天,的确可以放进去太多的故事。不是它给予你什么,而是你给予它,一种活过、拼搏过、辉煌过的人生炫美。